



畢嘉士

上帝愛我，爲我捨己，所以我也要去愛，去捨己

自小飽嘗疾病和分窮帶給人的痛苦，因此他立志行醫，來台實現心願；凡慢性、畸形的、沒有人要的病人，他都當寶貝般「撿回來」，自己照顧；數以萬計的殘缺病患，因著祂，重拾了生命的尊嚴與希望。

第七屆醫療奉獻獎(民國86年) 薛桂文撰

上帝派來的歡喜使者

那個畢大夫，實在是個大好人，好多「奇形怪狀」的孩子，都是靠他救活的。」一名屏東老鄉親談起來自挪威、身材滾圓、笑起來像彌勒佛的畢嘉士時，即使他已離開台灣十多年，印象依舊深刻。的確，畢嘉士就像上帝派來人間的歡喜使者，無數因病殘缺的人，都因為他，重拾了活下去的尊嚴與希望。

「我小時候家裡很窮，爸爸得了慢性肺病，所以從小就感受到貧窮和疾病帶給人的痛苦，也目睹很多人對慢性病患的歧視。」畢嘉士因此自幼立志行醫，誓言要把心力放在照顧慢性的、畸形的、沒有人關心的病人身上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二十八歲的畢嘉士得償夙願，帶著新婚妻子來台；第一站駐留的就是專收麻瘋病人的台北樂生療養院。當時，院內有自日據時代留下的近千名麻瘋病人，卻只有一名醫師。畢嘉士急切地想付出關懷，但麻瘋病人早被社會歧視的眼光傷到了，非常畏懼人群，也懂得以冷漠來自我保護。他們實在不敢相信，竟然有人千里迢迢渡海來台，就是為了照顧人人都怕的麻瘋病患？因而對華醫師和善的舉止充滿了疑懼，令畢嘉士為之氣餒。

毋懼感染親口為麻瘋病患吸痰

直到有一天，一名麻瘋病患因膿液硬在氣管，堵住了呼吸，眼看就要斷氣了，其他病友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，求助畢嘉士。他二話不說，立刻趕到病房，隨手拿了一根導尿管，就從病人的氣管切口吸出一灘灘膿液，直到病人喘過氣來，臉色白烏青轉為紅潤。

這一幕景象，看在麻瘋病患眼中，極為震撼，當時麻瘋病人生活在被遺棄的絕望中，樂生療養院一年裡，就有約七十個人因對人生絕望而自殺，他們何曾見過肯親口為病人吸痰的醫師？何況，還是為人見人怕的麻瘋病患吸痰！所以，畢嘉士連想都沒想、自然而然的救人反應，從此竟為他贏得了病患完全的信賴。

兩年後，在挪威差會派遣下，畢嘉士南下經營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前身「基督教診所」。他發現，南部的麻瘋病人更多，而且因社會歧視，多半躲在家中與人群隔離，任由他們自生自滅。畢嘉士於是在高雄成立「特別皮膚科診所」，並四處尋找病人，勸他們出來就醫。

為顧及病人尊嚴，他為麻瘋病人看病時，從不戴手套，且總讓麻瘋病人優先診療，以免病患在診間等候時，受人指指點點。他更特別請國人從事病患家訪、送藥服務，因為細心的他想到：若親自到府追蹤病人，在保守的社會裡，很可能因外國人到訪，而驚動病人的左鄰右舍，反而使病家受傷害。

在麻瘋病診療漸上軌道後，畢醫師又開始動腦「開發」病人來源。早年台灣肺結核盛行，許多兒童染病，沒錢治療，不幸夭折了。於是，他率先設立一所結核病童療養院；繼而又因五十年代台灣爆發小兒麻痺大流行，療養院後來也兼收小兒麻痺病童。

成立麻痺兒童之家 引進脊椎矯正技術

曾與畢嘉士共事的護理人員袁宋美雲還記得，畢醫師那時簡直像「撿破銅的」；經常滿街亂逛，一看到在地上爬的、病懨懨的小孩，有時連通知家長都等不及，就直接抱回療養院來，護理人員往往得加班，照護不知從

那兒冒出來的心病人，而畢太太也曾因協助照顧病童太累而小產。

後來，畢嘉士發現，照顧小兒麻痺病童，不能光改善病情，因為許多人從此成殘，未來如何生活下去，才是人問題。所以，他又成立了今天屏東「勝利之家」的前身「麻痺兒童之家」，提供病童生活照顧、技藝訓練，安排他們就學、就業，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；他並針對小兒麻痺患者常有的脊椎側彎，引進矯正技術，使屏基一度成為世界八大脊椎側彎矯正中心之一。

據估計，在那十幾、二十年間，畢嘉士在屏基醫療人員協助下，照顧過數千名麻瘋病人、一萬多名小兒麻痺患者、提供上千名病患矯正脊椎的機會，還收養了三名病童，許多因他幫助得以站立、行走、回到社會的病患，莫不視他如賦予新生的父親。

與畢醫師找病人、治病能耐同樣有名的，則是個對自己金錢和血液的慷慨。在展基，畢嘉士是有名的散財童子，不僅經常免費醫療，還不時接濟病患；口袋裡的錢掏光了，他就把手表給病人，連飯錢、車錢都可以不要，院方一度不得不要他節制，並威脅要扣押差會給他的生活費抵帳，但他依然故我，毫不以為意。

罹患心臟病 照樣捐血救急

畢嘉士血型O型，所以每當醫院內缺血，他總率先捲起袖子。有一回，在手術進行中，病人失血過多，他立刻讓護士為自己抽血五百西西，為病患輸血，隨即戴回手套，繼續手術，且開完了刀，他還徹夜照顧病人，結果第二天上班時，竟累得昏倒。事實上，畢醫師患有心臟病，不適合捐血，畢太太曾請護士多「看一看」著他，但畢大夫就是畢大夫，依然不為所動，聽到捐血，照樣搶著捲袖子。

如此無私的奉獻，讓每個曾受畢嘉士照撫的人，都難以忘懷。民國六十幾年，有一次，屏基董事長劉侃陪畢嘉士回樂生療養院；才到門口，就見病患奔相走告、擁抱歡迎。「畢醫師不過在那裡服務了兩年，但時隔二十年，病人猶如此惦念他。」劉侃說。可見畢醫師對病人的好，多麼令人刻骨銘心。

民國七十三年，畢嘉士退休返國，結束他在台三十年的奉獻歲月。但民國八十年代初，他又以近七十高齡，和同是醫師的女兒到大陸支援醫療服

務：八十七年，他也曾再度來台，在醫師人力缺乏的恆春基督教醫院，短期支援。

雖然畢嘉士捨不得這裡的病人，要他留在台灣繼續行醫，他私心裡一定答應，但頭髮花白的畢醫師說：「這裡是我第二個家，我很想來；但台灣已經進步了；可以照顧自己，不需要我。」閒不下來的他回到挪威後，仍是一家安養院當駐院醫師，照撫病痛的手，始終不曾停下來。

或許，國內的醫療資源比起四十年前畢嘉士初抵台的年代，已豐足了千百倍，不再需要外籍醫療人員支援；但畢醫師那種把別人不要的病人捧在手心呵護的醫者胸懷，今日的台灣醫界比四十年前卻更缺乏，令人思想起這位上帝派來的歡喜使者，格外懷念。

畢嘉士，挪威人，民國十五年生，荷蘭鹿特丹醫學院畢業，專長一般內科，民國四十三年來台，曾服務於台北樂生療養院，並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創始人之一，畢生以照顧殘缺、畸形患者為職志，民國七十三年退休返國，前兩年曾再赴大陸行醫。近年來仍偶而回台灣探訪，每次都受到病患熱烈的歡迎。

本文章摘自 民生報醫藥新聞組 策劃 李淑娟 主編 行政院衛生署 印行之 台灣情義的標竿